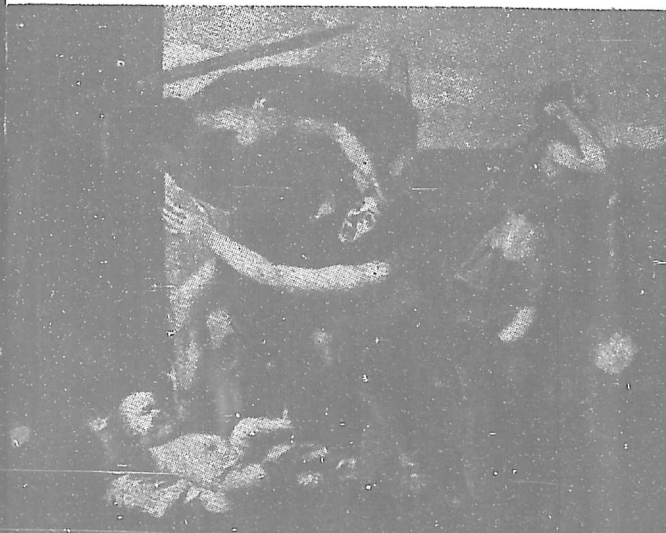


孤 島 閒 書

# 以 牙 還 牙

一個慈善女人碰壁的故事

第  
四  
回



英國 Philip Gibbs 原著

郭 一 定 譯 ★ 新 閒 書 社 版

孤 島 閒 書

第 四 回

以 牙 還 牙

英國 Philip Gibbs 原著  
郭 定 一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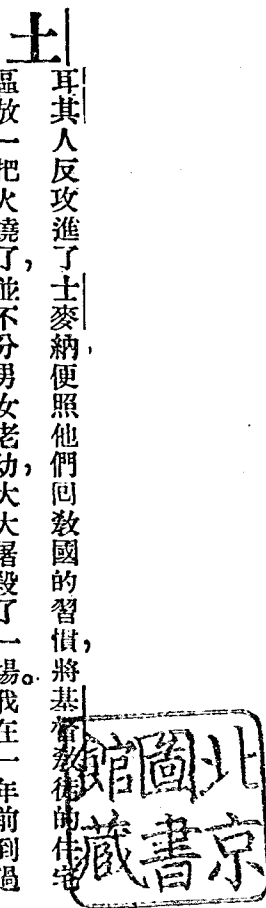
新 開 書 社 版

# 孤島閒書第一輯提要

第一回	土耳其糖	歐戰時，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協約國軍隊佔領，先後五年，卒被其復與英雄凱末爾將軍所光復。是篇述土耳其軍西向反攻時，君士坦丁堡一俄國避難女子守身如玉，終與一英國軍官結婚之一段香艷故事。	出 已
第二回	柏林一丐	歐戰中，德國敗後，馬克大跌，經濟崩潰，一金銀大王之子忽大覺悟，拋棄一切，投身為乞丐，到處宣傳貧窮主義，以期挽回世界之大劫。其從前所戀之一舞女，受其感化，卒以身殉慈善事業。	出 已
第三回	新獸示錄	法國一客店之女，素有殘廢疾，大戰中日為大砲所震，忽不醫而自愈。自是常見戰死者之鬼，因向人宣傳戰爭之罪惡。後為巴黎暴徒所殺。	出 已
第四回	以牙還牙	希土戰爭中，小亞細亞之土麥納成爲兩方爭奪之要地。是篇寫兩軍先後佔領該處時，互相縱火屠殺，異常殘酷。其時有一慈善女子，奔走兩軍之間，爲難民請命，竟以身殉。	出 已
第五回	好差使	法國爲逼使德國賠款，曾將其盧爾區域佔領。是篇寫一美貌連長奉命向該區中一德國女子作間諜，職務與人情之間發生衝突，幾至把持不住。後值該區共產黨與帝制黨發生暴動，乃中流彈而死。	出 二月五日
第六回	真理窟	大戰時各國報紙各爲其政府宣傳，以致記載諸多失實，言論自難公允。是篇寫一報館經理之子，憤於此種情形，毅然辭去報館中之職位，自去尋求真理。情節曲折有趣，且可發人深省。	出 二月十五日

土耳其人反攻進了士麥納，便照他們回教國的習慣，將基督教徒的住宅區放一把火燒了，並不分男女老幼，大大屠殺了一場。我在一年前到過那裏，也頗認識了幾個人，現在看見新聞紙上發表了這個消息，很替那些人担着一把心，究不知他們是死是活；如果都死了，又不知到底死得多麼的可慘。

我最先想起了馬贊連，他是希臘軍參謀本部裏的一個中尉參謀。他住的是一個別墅，離城約一哩之遙，已在土耳其人住宅區之外了。我在士麥納的時候，承他待得我非常之好，幾次邀我到他別墅裏去吃晚飯。他有一位夫人，已經徐娘半老，而豐韻猶存，膝下兩男兩女，大的十四五，小的不過五六歲，都長得眉清目秀，令人可愛。我還記得那最大的女孩子，常常跟她母親唱着希臘歌和法國歌，聽她那



癡癡的驚喉，不覺令人感到此曲祇應天上有。那馬中尉對我客氣非常，因為他知道我是英國人，又是個新聞記者，很想給我一些好印象，好使我去替希臘軍方面做些善意的宣傳，所以我肯誠心誠意的跟他一家人酬酢往來，他是十分高興的。

有一天我在他別墅裏吃飯，他兩夫婦和孩子們都陪着我坐在一個房間裏，他跟我談話，他夫人在一旁彈琴。說話之間，馬中尉提起他家藏有一種上品的希臘甜酒，要讓我嘗一嘗味道，說着便站了起來，自己走出房去拿去了。他夫人趁這機會，便從那彈琴坐的小杌子上旋轉身子，跟我用英語（因為那是孩子們聽不懂的）說起話來。我一看她面上那種焦急的神情，便知她心裏懷着極大的恐懼。

「你想我的孩子們在這裏會安全嗎？」她問出這句話來，似乎已經解釋了她心裏的恐懼。「我的丈夫太勇敢了，他是一切危險都不顧的，可是我爲了我的那班小東西，實在是胆怯得很。你想土耳其人要是反攻回來，士麥納會得安全

嗎？  
L

我聽了這話，不覺吃了一驚，心緒也便有些兒紛亂。後來她唱起一支法國民歌來，她的大女兒在她背後拿一隻手撫着她的肩膀，兩個小的坐在她腳下地板上，一個跟希臘雕像一般的男娃娃仰在一張大躺椅裏，睜着一雙嚴肅的眼睛看着聽着。此時的情景，確已使得那房間裏洋溢着和平，可是我因她那麼一問，不期然的渾身冰冷起來，預感着了一種的恐怖。

當時希臘軍所守的一條防線，是在由士麥納往裏三十英里的地帶，橫斷了小亞細亞的。他們的總司令部設在海邊，那天早晨，我剛同那總司令見過面，他是一個異常肥胖的老軍官，軍服綁得緊緊的，肩上戴着金色的肩章，胸口掛着大串的徽章。我看他神氣之間仍舊非常鎮定。他又親口告訴我，說不但那一條防線築得非常堅固，而且軍隊的戰鬥力也十分高強，大可以向土耳其軍掃蕩前去的。

「只要我發一聲命令，」他用他那肥胖的食指點了點一個個紙片說，「我們希臘軍隊就會像遊行示威一般前進了。」他又得意洋洋的將那形容詞大聲重述了一遍。「像遊行示威一般的呢，先生！其實不過是因國際政治的關係，才阻礙了我們的軍隊不能立刻得到勝利的。就是爲了法國和意國運用陰謀，暗中援助土耳其的國民黨，以致我們的正當權利不能伸張了。」

當那總司令接見我的時候，窗外一個軍樂隊正在吹奏凱旋的軍樂。當時士麥納沿海一帶的前線，一切都似乎非常高興，非常樂觀。那大本營的前面一間房裏，正聚着許多希臘軍隊裏的青年參謀官，都穿着齊腰的軍服，擦得雪亮的長統靴，在那裏嘩然談笑。有一條白色的希臘砲艦——叫英布洛司的——正停泊在碼頭之外，在一隻英國戰艦和一隻美國巡洋艦之間。士麥納在希臘軍統治之下，似乎是很安全的。

但是在三十哩外的土耳其防線後面，却有許多意志非常堅決的健兒，正在凱末爾將軍領導之下準備反攻。那凱末爾將軍一面是個偉大的軍人，一面又是個大外交家。他有不少的特委放到蘇聯，可以從那裏源源得到金錢和軍火的接濟。那是在莫斯科和彼得格拉的時候親眼見過的。他的軍隊現在在能力方面，紀律方面，和信念方面，都已漸漸加強起來了。當時君士坦丁堡雖還由一個土耳其的蘇丹\*所統治，一般土耳其人却都把他看做不過是協約國方面的一個傀儡和舌人，所以人人都仍傾心凱末爾，替他在那裏暗中作種種的運動。而凱末爾也會發誓要收復士麥納，非等新月旗重新飄揚在那港埠上，是要不惜傾回教國的全力拚到底的。

至於希臘軍隊的質地和力量，雖經那戴金肩章的肥胖老軍官說得那麼樂

\*蘇丹 (Sultan) 回教國王之稱。



觀，我却是不敢置信。當他說得那麼津津有味的時候，我總覺得那照在港埠頭上的陽光外面，是有一層險惡的陰影籠罩着，又覺那窗外的軍樂隊雖奏得那麼興高彩烈，却也掩飾不了一種迫在眼前的威脅。

因此，當那馬中尉的美貌夫人帶着那麼恐懼的神情向我提出那個問題的時候，我就覺得有些難以回答了。不過至今回想起來，我當時回答她的話總算是很忠實的，因為替她的丈夫着想，我總算是沒有一點不誠意，所以現在還覺得可無遺憾。

「假如我是一個希臘的軍官，而可以把家小送走的話，我是不會把他們留在這裏的。」這是我當時回她的話。

這話剛說完，她的丈夫就拿着一瓶甜葡萄酒回房來了。她當即旋轉身去，重新彈起琴來，可是她眼中那種恐懼的神情，一定已被他看出來了。

「我的夫人有些兒胆怯，」說着，他微笑了笑，拿手在她肩膀上輕輕拍了拍。「她剛才跟你說在這裏士麥納有些不安心罷？我想你總已安慰了她了。要走的話我只有將她們送到雅典去，可是叫我獨個人登在這裏，說不定一登就是幾年，叫我怎麼捨得她們呢？」

「雅典地方不錯呀，」我答道。「我想那裏是歐洲最美麗的一個小城市。我要是你的話，能把家眷放到那裏去，就覺得很快樂了。」

一個輕微的陰影掠過了他的面孔，那是一種煩惱的神情，可是他很快的就拿一聲喜笑飾蓋過去了。

「我們之能穩保士麥納，是同英國人之能穩保倫敦一般的。這話我已跟你說過好幾次，想你總能相信罷。雅典地方雖可愛，可是這裏士麥納也並不是沒有好處。就是這一個別墅，在戰爭期間能有這麼一個兵營，也總算不錯的罷。」

說時，他將我們坐着談話的那間客室四下掠了一眼，彷彿表示他對於那裏面的布置非常得意似的。確實，那一間客室本已經這別墅的原主做過一番布置，而馬中尉又從雅典搬了一些裝飾品來，內中有希臘的古雕刻，有法國的名畫，乃至精美的地毯帘幕之類，所以愈加覺得精雅了。

我對於他這見解，並不和他爭辯。因為我並不相信希臘軍隊有能力可以固守士麥納，可是這話自然不便直白告訴他。我看他當時滿腔的愛國主義，正同繁花怒放一般，又見他正在熱心希望那沉睡了一千年的古希臘精神會得在他們種族裏醒覺過來，因而我知道無論怎樣和他爭辯，一定都是無效的。

於是我只是微笑了笑，舉起我的空杯來，讓他倒進了一些甜酒，便一口喝了下去，以祝希臘和英國兩國間的永久友誼。然後，我就和他告了別，走出園子裏來，回頭見那屋子裏照出一種黃色的燈光，他一家人都還站在門口送着我，我才又

對他們揚了一揚帽子。還記得當時馬中尉是站在她夫人的旁邊，他夫人則被四個孩子們圍遶着——兩個小的抓住了她的衣襟，最大的女孩子拿臂膀摟着她的腰，小的一個男孩子則拿他的磕睡沈沈的腦袋靠在她的臂膀上。這一幅天倫聚樂圖，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可是我一想起了那恐怖的一夜，一想起了土耳其人反攻進了士麥納，便要拿刺刀刺殺了婦孺，而將他們的尸首拋進熊烈，去那一幕，於是我記憶中的這幅圖畫就馬上變成了一團漆黑。

其次我又想起了那史彌爾女士，不知她在那危急的期間，是怎樣一種情景。原來我當初在雅典，在君士坦丁堡，以及近東的其他城市，常常聽人說起這位女士的生平。大家都稱她為「士麥納的史女士」，彷彿那個地方是她獨佔的一般。我也不曉得這位女士是年輕的呢，還是年老的，醜的呢，還是美的，不過一般英國的海軍軍官們，一般經商的水客們，一般兵士們，一般新聞記者們，以及其他種種

色色的人們，只要有機會到過小亞細亞的，一談起了這位女士，便都要現出笑容，並且流露着對她非常欽慕的樣子。

有一天我在佩拉王宮飯店裏碰到我的一個朋友，他姓杜，名吉祿，是大英帝國艦隊神龍艦上的一個上尉。當時我們就在靠窗的一排桌子上找了一個坐位，一面看着窗外那些亞美尼亞人，俄國人和土耳其人的示威遊行，一面討論着英國政府的親希政策及法意政府的親土活動。那位杜上尉忽然道：「我真不曉得我那姑母對於這種局面要有怎樣的感想。」

「你的姑母跟這局面會有什麼關係呢？」我問他說。不想他回答我的一句話，竟使我大大吃了一驚。

「怎麼，她就是士麥納的史女士呀！」他帶着一種神祕的微笑說。

「哦！」我道，「史女士就是你的姑母？不過她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呀？我在這

一個星期裏面就已屢次聽見人提起這位神祕的女士，連你這一次是第六次了，彷彿她是一個跟蘇丹同樣重要的人物一般。」

「也可說是比蘇丹更重要罷，」吉祿說，「不過我是她的不肖的姪兒，這句話是不應該我說的。譬如在安哥拉\*方面，人家都瞧不起蘇丹，至於我們那位老姑母，連凱末爾將軍還親過她的手呢。現在有許多土耳其人對於她，是跟對於穆罕默德一樣尊敬的。你連這麼一個人都不知道，老朋友，真是叫我詫異了！」

我對他承認了我確實一點也不知道，於是杜吉祿就把她的生平給我說了些。

這位杜先生的說話裏面喜歡夾進些俗語，因而把他那位姑母形容做一個「老妖怪」，形容做小亞細亞地方一個「莫胆」老英雄。但是他這麼籠而統之

\*安哥拉 (Angora) 土耳其的新都詳見第一回書的附錄。

的形容了一番之後，就講起她生平的具体事蹟來了。

據他所說，這位史彌詩女士就是從前地中海上到處聞名的那個史家的女公子。當初史老太爺在日，是近東一帶數一數二的大商家，所經營的是一股商品，乃至香料，地氈之類。西至意大利的威尼司，東至亞洲的波斯，他從中懋遷有無生意，做得非常之興旺。離開現在五十年之前，他就在三處地方同時賅着三月大商店：一月開在君士坦丁堡的佩拉大馬路，（那地方是我不知經過多少回數的，）一月開在士麥納的法蘭街，又一月開在雅典。及至史老太爺過世，他留給史彌詩女士的現金就有六百萬之譜，那三月商店還不算在內。

那些商店的經理存心不良，以為老老闖死了，老虎眼睛終於閉上了，便大家作起弊來。其中有的是亞美尼亞人，有的是希臘人，有的是土耳其人，有的是以色列人，都以為他們的新東家是個女流，年紀又還很輕，一定是容易對付的，誰知不

久之後，他們就知道是看錯了人了。原來這位史女士年紀雖輕，人却是精明得很，她一經風聞到那些經理作弊的消息，便一手拿了條馬鞭，一手提了隻小衣箱，一馬跑到佩拉大馬路的總店裏。一查賬目，果然發見了許多弊竇，她便不由分說，立即將那亞美尼亞的經理驅逐出店門，而把一個青年蘇格蘭的伙計升擢起來做經理。

在士麥納，她拿出自己的錢建造了許多學校，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同樣收留，待教員非常優厚，只是她常要出人不意的親自去查學。她自己的住宅是在山區的本難壩，離開街市很有一段路，可是她怕她那辦學校的錢冤枉化了，因而不辭勞苦，往往獨個人跨着一匹白毛的駱駝，到她的學校裏去逐一視察。真可說是女流中的正人君子呢！是的，據杜吉祿說起來，她確實要算是一個偉大的人物，思想既高遠，手段也厲害，可是對人又非常慈善。你要有什麼急難，跑去找她，那是包



你不會失望而回的。

當大戰的時候，她會保住了許多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未致遭受大批的屠殺，又會獨個人騎馬去找土耳其軍的最高司令，勸他下令軍中，對於少數的基督徒不要過分殘忍。後來大屠殺果然停止，一部分就是她的功勞。因為土耳其的軍官們當中，有許多人是認識她的，知道他們自己的舉動如果文明，她就是他們的一個好友。她的說話所以能對他們發生影響，就是為這緣故罷。而且當初史老太爺，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親土派。他有空閒的時候，常常跟土耳其的官長們一同打獵，又常在本韃靼的住宅裏歡宴他們。那時史女士還是個小女孩子，便同那些官長的兒女們做了遊伴，現在土耳其的復興英雄凱末爾將軍也在其內的。那些小朋友們到她家裏來的時候，她就在花園裏教他們打網球，以及別種英國的遊戲。她也陪小朋友們一同在山上打獵，有時竟打下熊來，而她的勇氣往往超過

那些男孩子。當初那些小朋友們都稱她爲「本難壩的玫瑰」，現在，則她父親那些老朋友們，已上給他一個尊號，叫做「回教國的姑媽」了。

大戰起來的時候，土耳其人打敗了，希臘軍在士麥納登了陸，這位史女士又曾表演了一次非常熱烈的俠義行爲。

說到這裏，杜吉祿便問道：「這件事情你總聽見過了罷？」

「一字沒有聽見過，」我回他說。

他笑說道：「那末你連報紙都不看的嗎？」

我說我當時正在別處著作一部歷史，確實不曾注意到這件事。於是杜吉祿又把這位史女士的事蹟繼續說下去。

原來當時土耳其人敗下去了，希臘的軍隊就立刻一船一船的蜂擁到了士麥納，在離岸幾十碼的海心停泊着。隨卽有無數駁船，一批一批的將那些運輸艦

裏的希臘兵駁上了岸。於是那些亞美尼亞人的住宅裏，便不分男女老幼，都湧出了望台，齊向街上經過的希臘軍隊揮着手帕，以示慶祝和歡迎。那光華宮大旅館（噢！多難叫的一個名字）的窗口裏，則擁塞着英國的軍官們，希臘的貴婦們，英國和美國的新聞記者們，乃至紅十字會的女職員們，沒一個不興高彩烈。至於那些可憐的土耳其居民，則都垂頭喪氣，紛紛退出了他們的住宅。其中有些在碼頭上當腳夫的，都被希臘兵拉去搬東西去了。誰知那些希臘兵一上了街市，却不管居民們拍掌歡呼，便舉起了刺刀，對土耳其人見一個殺一個，以致那歡呼之聲頓時變成了一片慘叫。那些在窗口看望的英美軍官們，見這般事起倉卒，欲待向軍艦裏調兵來維持秩序，又那裏來得及？其時光華宮大旅館的台階上，却有一個老婦人，竟獨自挺身出來替那些可憐的犧牲作掩護。那不用說得，自然就是這位史彌詩女士了。

當時史女士跳下台階，便向那正在屠殺的希臘隊伍裏衝了進去。她身上披着一件白色的斗篷，腳上穿着一雙棕色的騎馬靴，手上拿着一條小馬鞭，（因為她是剛剛騎了一匹白駱駝到士麥納來的，）見一希臘兵拿着一柄血淋淋的刺刀，正向一個殼棘萬狀的土耳其人衝去，她便將馬鞭對那希臘兵劈面一抽，同時打着希臘語向他厲聲吠喝了一些什麼。那希臘兵呆了一呆，又拿驚怖而陰沈的眼睛將她瞪了一眼，這才發了一聲直喊，仍舊舉起刺刀向他的犧牲奔去。史女士便將自己的身子去隔在他和那土耳其人的中間，重新舉起鞭子，在他手腕上狠抽了一鞭。那希臘兵本來還是個孩子，吃她這一抽，直痛得尖叫起來，不覺得手中的來福槍和刺刀都落在地上。史女士便一腳踏住了他的兵器，在他面孔上左一記右一記的打了兩記響亮的耳光。

隨即有一羣土耳其的女人和孩子向她這邊跑過來，都到她背後去藏躲着。

那些希臘兵還是不肯放鬆，仍像野獸一般喊着笑着的追了過來，但一看見史女士那麼凜然不可侵犯的一副神氣，便像酒醉的人突然清醒過來一般，立刻被她怔住了。當時史女士背後有無數孩子攀着她的衣裾，她便一面護住了他們，一面高高擎起一隻手。真是說也奇怪！她雖不過是個脆弱無能的老太婆，却不知那裏來的威嚴，竟能將那些野獸一般的丘八一下就懾住。於是她用希臘語跟他們說了一些話，他們就都滿面羞慚地往後却步了。隨後趕到了一些希臘軍官，一面向史女士道了許多歉，一面喝令他們的部下不許再無端屠殺。

說到這裏，杜吉祿向我問道：「你想我那位可敬的姑母不是實在來得一手嗎？」

我回他道：「真是厲害極了！我怎樣能見她一面才好。」

「那是再容易沒有的，」他說。「只要你不怕早晚的祈禱，因為我那姑母是

至今守着老規矩的呢。等將來神龍艦開往士麥納，你就同我到老太婆家裏去住他一個禮拜罷。她一定十分高興，而且我也可以沾到一點光，能有像你這麼一個淘伴一道去——至少你的相貌總像一個上等人的，是不是？我姑母老說我是下流坯，一輩子沒有出息的。」

「那末足見令姑母的眼光真是厲害了，」我說。可是因了這句話，他又罰我替他會酒鈔。

後來倒是我先到了士麥納，及至過了一星期，才跟杜吉祿在法蘭街盡頭的土耳其市場上偶然會了面。他還是照常的那麼興興頭頭，瀟瀟洒洒，穿着一身白蘇市的便裝，戴着一頂海軍的便帽，在那些拱廊間的狹道裏逍遙自在踱着步。兩邊是一些土耳其的老頭子，盤腿坐在他們那種木造的攤頭，有賣地氈的，有賣葡萄乾和菜蔬的，有賣顏色綢子，蘇布，棉布的，也有賣德國的鐵器以及從東方西方

運來的其他種種雜貨的；空氣裏是瀰漫着各種香料的香氣，乃至糖、油和駱駝的味兒。

我之所以會注意到那位帝國海軍上尉的杜吉祿，是因一羣土耳其婦女當中突然一陣紛擾而起的。那時是下午，土耳其上等人家的婦女照例要上市場買東西。她們穿着得很漂亮，大都是藍色黑色和灰色綢子的短輕衫，短到他們那圓婉的腳踝和連巴黎也去得的高跟鞋子都露在外面；面上的面幕則掀開了半邊，露出她們那鵝蛋般的臉兒，和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眼睫毛上照例塗着一圈的黑墨，所以愈覺其晶瑩奪目。

內中有一幫人，我已注視了她們好一會兒，看見她們在一個攤頭上買綢子，一個白鬍子的老頭兒一正正的攤開在他膝頭上，聽她們細細檢擇。突然間，我看見一個青年女人面上泛起了一陣紅潮，急忙將面幕拉沒了她的面孔。經她放了

這一個信號，她的同伴們也都急忙拉上了面幕，將她們的面孔全然遮沒。

我心裏十分詫異，不知是什麼東西駭壞了這羣好鳥兒，回頭一看，便見杜吉祿賊頭賊腦的站在那裏，這才明白是他那一付垂涎欲滴的樣子使得那些東方美人藏藏躲躲的。

「喂，小伙子！」我道。「你拿你那海上偵查的眼力到這裏來用，是要闖亂子的呢。」

他一看是我，便仍嬉皮笑臉的迎了上來，在我胳膊上狠狠的搯了一把。

我又對他說：「喂，老朋友！你想想看罷，一個基督教徒纔行了一個敬禮，便教那些班鳩兒跳到窗幕裏去，你不覺得不好意思嗎？她們是難得給人好機會的呢。」

後來杜吉祿告訴我，說神龍艦已開到士麥納來了，他請了假上岸來，預備在



他姑母家裏耽擱一星期。他問我是否肯跟他去作伴去。他自己對於那老太婆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的了，所以他竭力勸我去，說能得她些須助力，便可以大有作爲的。

但是事有湊巧，那天下午我帶杜吉祿到馬中尉家裏去喝茶，不想就在那裏先碰到了史彌詩女士。

那個小伙子一到馬中尉家裏，見有那麼些可愛的小孩，便樂得什麼似的。他看見他們那種活潑的舉動，聽見他們那種說不連氣的英語，便有趣得跟他們有說有笑，還在客室裏玩了許多把戲給他們看，以致平素跟他們很親暱的我，倒被他們冷落在一邊。那馬夫人呢，對於杜吉祿也一見如故，竟便同母親愛兒子一般，把肺腑中的話語都跟他說了出來，說她看見士麥納有英國的軍艦，就放心多了。又說：「大英軍隊是幫希臘人這邊的。他們決不讓土耳其人奪回士麥納去。」

我想到了這一層，即使是在最最害怕的時候，也都可以壯起胆子來。」

我聽了這話，却並不能相信。倘使希臘人保衛不了他們自己的地位，究竟英國是否肯用武力來援助，那是很可懷疑的。我知道英國自從在上次大戰裏弄得精疲力竭以來，即惟和平之是務，她對於近東方面的戰爭，是無論財力上人力上都吃當不起的。可是我心中的這種懷疑，並沒有對馬夫人說出來。

我們剛結束了這段談話，杜吉祿突然發出了一聲驚呼：

「怪哉怪哉！你看那邊我那神聖的姑母來了！」

我經他這麼一喊，立刻從沿路的一個窗口望出去，便有一幅不常經見的景象呈現在我眼前：只見兩位歐洲的女人，騎着兩匹駱駝，一匹白的，一匹棕色的，前面一個土耳其老人，跨着一匹灰色的小蹇驢替她們引導。一到了馬中尉家的門口，大家便都停下來，那土耳其老人先下了驢子，才去將那騎白駱駝的婦人扶了

下來。那是一個小個兒的老婦人，身上披着一件白色的長斗篷，手裏拿着一柄黑綢子長流蘇的遮陽傘。我一眼看見，便知她一定就是那位史彌詩女士。

隨卽聽見那馬家的孩子們一陣嘩噪，爭着喊起「史彌詩姑媽」來，便證明了我那一猜並不錯。

馬夫人也就站了起來，現出侷促不安的樣子，按了按身上的衣服。

「史彌詩女士來了呢！」她這話裏含着一種敬畏的聲音，彷彿是王后突然來光降似的。

那史女士打前面花園的小徑裏走上前來，手裏高高擎着那一柄陽傘，一個背脊挺得那麼硬僵僵，一張瘦削的臉兒上刻着一付畢清的眉目，閃着一雙鋒利的灰色眼睛，現着一臉極其堅決的神氣。她後面跟着另外一個女人，就是那騎着棕色駱駝來的。她是個青年女子，身上穿着一件白斜紋布的英國式鬆衫，容貌驚

人的艷麗。實在却決不是英國人，只看她那一雙水汪汪的暗褐色眼睛，那一張蒼白的鵝蛋臉，眉目之間都屬一種清秀的東方型，便不難辨別出來的。

「我的天，」杜吉祿擒住一口氣道，「這何麗小姐是長得鮮花一般了呢！我上一次看見她，她還是個翹着一條辮子的瘦弱小姑娘呀。嗨，這些小東西長得真是快！」

「這何麗小姐是誰？」我問他。

他當時沒有機會跟我細談，後來在史女士家裏，他才告訴我，說這何麗小姐是史女士的一個寄女。原來當希臘人對土耳其人大肆屠殺的時候，不知那一個被殺的土耳其婦人拋下了這個孩子。有一天史女士到本難壩過山一個已被焚燬的村莊去收屍，見這孩子還有氣，把她拾回家來養大的。

當時那老女士和她的寄女逕自走進了馬夫人的客室，一看她姪兒也在那

裏，倒也並不驚異。

「喂，姑媽！您康健罷？我看您還是騎着那匹白駱駝，輕便得跟馬戲場裏的女人一般呢！」

她讓他親了親自己的面頰，就和他說起話來，語氣間雖然嚴肅，那鋒利的灰色眼睛裏却也流露着一線慈和。

「喂，吉祿，你離開我那麼些日子，禮貌上可並沒有一點進步。講到你的道德，那是更不用說的了。你們在海軍裏做事的，丟失了的魂靈比淹死了的魂靈還多呢。」

吉祿聽見最後這一句警句，嘩然狂笑了一陣，笑完，才把我介紹給他的姑母，說我是他最最要好的一个朋友。

那老女士將她一隻老江湖一般的打皺的小手伸給了我，我一看上面還戴

着些很美的鑽石戒指。

同時她拿她那雙鋒利的灰色眼睛對我端詳了一回，彷彿覺得我的流品還  
不十分可靠的。

「你是到士麥納來幹什麼的？」她毫不客氣的問我道。「想來總不至於是  
喬治\*的差委，來煽動希臘人併吞別人的國家，以致自招毀滅的罷。」

我說明了自己一無任務，只不過是個微賤的報人，到各處去看看世界的。

「那你能看見的也許多過了你的預期，」她冷笑着回答我一句，便撇開  
了我，別轉身子去，拿一個指頭在吉祿的肩膀上戳了戳，說道：「你還沒有跟何麗  
招呼過呢，你看這孩子好像羔羊見到狼一般，嚇得什麼似的了。」

於是吉祿和那女子彼此微笑了一笑，握了一握手。那吉祿平日看見有幾分

\*當時的英皇注意她直稱其名，並不加上英皇的稱號，足見態度之傲慢。

姿色的女人，老是那麼嬉皮笑臉的，這回可也顯出一點羞澀狼狽的樣子，大約因他記憶中的何麗小姐，不過是個瘦弱的孩子，現在見她這麼驟然的美麗起來，才不免神魂顛倒的罷。

馬夫人見這樣的貴客臨門，心神未免有點兒慌亂，及至客人談了這多話，她才想起叫一小侍女去預備茶盤。

茶盤端出來，那老女士就狼吞虎嚥似的吃了許許多多希臘糖餅。她把大部分的注意放在女主人的一羣孩子身上，用希臘話跟他們談個不休。

當這時候，我就看出了這怪老太婆對於孩子們的愛真是從靈魂的深底發出來的，而且是絲毫不分彼此，對土耳其人這樣，對希臘人也這樣。何麗姑娘是土耳其人，她救了她的命，還將她撫養成成人，如今見了這一羣希臘人的孩子，她也是同樣的愛。只看她跟他們談話的時候，竟像她臉上的老皺紋都喜得融化開來似

的；特別對於最小的一個，彷彿她恨不得將自己的整個靈魂通過她那雙灰色的眼睛去灌了進去。然而同是那雙灰色的眼睛，當她用來端詳我的時候，却又像是一柄螺絲鑽子一般的。

一會兒之後，那兩個小的孩子見史女士手上的鑽石戒指那麼亮晶晶，覺得很有趣，都爬到她懷中去，抓住她的手玩兒。史女士便回過頭來對我說道：「這些希臘的小耗子真是可愛煞人的。」隨即她發了一聲深長的感慨，然後又用她那種突如其來的怪腔調向我提出一個驚人的問題：

「你是有沒有一些慈悲心腸的青年人？」

我囁嚅的回答她，說我大約還不至有像尼祿\*那樣的生性，但她並不睬我這句話。

\*尼祿(Nero 37—68)，古時羅馬的皇帝，以生性殘忍著名的。



「要是你們做文章的人，不單是出賣刺激，却也負着一點使命的話，」她說，「那末你就也該盡你一份力，以免那些無辜之人再遭屠殺。」

「你說的是什麼屠殺呀？」我問她。

「除非是上帝特別垂憐，」她莊嚴地說，「那協約國和土耳其所訂的荒謬條約，必將在這一帶地面惹起一場大悲劇。」

她提起了「協約國」幾個字，彷彿心裏就十分惱怒似的。

「什麼協約國！不過是英法兩國間的一種同盟，其實他們自己對自己，也是跟貓狗一般互相咬着的。他們彼此都在耍陰謀，以致從彼利亞直到君士坦丁堡，都弄得雞犬不甯了！」

一會兒她站了起來，抓住馬夫人的一隻手，將它輕輕溫撫了一下。

「你是一位良母，並且是個有但氣的女人。可是我給所有的希臘女人和她

們的孩子祝願的，就是要他們遠遠離開士麥納而去。」

馬夫人聽了這話，連嘴唇皮都變得雪白。

「我的丈夫——」她囁嚅着說不出口。

「是的，」史彌詩女士說，「你的丈夫是相信希臘在小亞細亞會得恢復她舊時的統治的。你去對他說，就說是我說的，他簡直是一個傻子，跟他所有的同伴一樣。」

她彎下身去跟小的們一一親了嘴，這才朝轉身來向着我，伸出她的一隻手。

「我看你還很老實，」她說。「請到我那裏去住一個星期罷，也好陪陪我那沒出息的姪兒。你從前住的那間房子已經預備好了，吉祿。」

「那好極了！」吉祿說。「何麗跟我可以在一起打幾回網球了。」

他說話的樣子還是照常那麼輕鬆，可是我看得明明白白，他當時在那睫毛

長長的東方風致的奇美女人的屬目之下，早已是渾身都飄飄然的了。

後來我和他重新經過那土耳其的市場，回到光華宮大旅館去，他在路上就對我供出他當時的心境來。

「真他媽的！他將頭上的鴨嘴帽往腦後一捺，說道：『何麗這女孩子叫我想起奧瑪開儼\*的一首詩來了！』

「詩宜樹下吟，

酒合花間飲；

荒野見伊人，

疑若登仙境。」

\*奧瑪開儼(Omar Khayyam, 1025-1123)波斯詩人，跟我們的李白差不多，詠的是醴酒美人及時行樂。

他一壁走，一壁將這幾句詩高聲朗誦着，彷彿他是情癡了一般，却不知道他這到底是真情或是假裝出來的。當時市場角落頭有五個土耳其老人，正圍着一個火盆子在那裏吸水煙。他們見這穿着海軍制服的基督教青年這麼旁若無人的樣子，臉上分明流露着非常憎恨的神氣，他却一點沒有注意到。

走出了市場，我就跟杜吉祿出發到史彌詩女士那山中的住宅裏去做她的客人。這真叫事有湊巧，我是萬萬意料不及的。

史女士所居的山名叫柏孤山，從前亞歷山大大帝的王宮就在這山上，如今它的遺址已築成一座砲台了。那山離開士麥納的街市頗有一段路。當時我們走出了市場，就僱來了一部雙馬車，穿過加利街，越過峨眉溪上的駱駝橋，方才到了山脚下。那峨眉溪的堤岸十分峻峭，岸上有疎疎落落的幾座木頭房，百葉窗關得緊緊的，房頂上矗起高高的柏樹，像黑色的長矛一般劃破那一碧無際的天空。那

些柏樹的樹蔭下，偶然可以看見一些土耳其人的墓場，墓旁的石碑頂上磨成土耳其帽子的模樣，大都歪歪倒倒，彷彿已經倦於那守衛死人的職務了。溪中正好有幾個土耳其人在那裏涉水，水上則吹拂着一種溫暖的微風。那橋上，有一隊希臘兵在那裏遊行示威，口裏得意洋洋的歌唱着。橋頭的土耳其女人們見他們來了，急忙拉上了面幕。一個土耳其老人蹲在一堵牆腳下，等他們經過的時候向他們唾了一口。

上前不多幾步，那座柏孤山就陰森森的聳豎在我們面前。我們打一條較平坦的山徑上了山，往下一看，整個士麥納的城市都歷歷在目。那時正是酷日當空，只見底下一撮褐色瓦和白粉牆，被陽光灼晒得像在那裏冒火。再看過去，是一灣海水，像一條大曲線一般，比上面的天空更要深藍，而又並不亞於天空的靜穆。那條名叫英布洛斯的砲艦就停泊在那裏，那銅牌上的幾個字映着陽光閃耀着。

杜吉祿的那條神龍艦，則泊在離岸較遠的地方，上面的幾尊大砲反映在底下的鏡子裏。我回憶當時的景象，一切都像是和平，一切都十分美麗，誰知不久之後，那地方便變成一片焦土，做了一些希臘婦孺的葬身之窟呢！

當時杜吉祿見了這番風景，却似乎索然無味似的，說道：「真他媽的不知是幾千年的古城市了，這麼死氣沉沉的！我記得小時候在教科書裏就讀到過的這地方的。」

「我怕以後的歷史書上也還要提到它呢！」我說這話時，雖然是烈日當頭，却不由得脊梁上通過了一個寒噤。這是在馬夫人家裏所發生的那一種悲劇的預感而起的。

「我真不懂我那老姑媽爲什麼愛住這種地方的！」吉祿伸了個懶腰接着說。「我要是有她那麼些錢，一定要檢個文明點的地方造着房子，至少總要四周

辭舍人家也偶爾知道洗洗澡的。」

但是史彌詩女士的那所房子，却像從杜吉祿所謂文明地方——就是古老的英國——搬了來似的。大門外面，有長長的一個駱駝隊，在一口飲水井的旁邊休息着。旁邊一條塵埃蓬蓬的灰白小徑，兩邊夾着由底下一個村落聳豎上來的柏樹和塔尖，看它那樣的顏色，那樣的靜默，那樣的氣味，那樣的神祕，沒有一點不表現出是古老的東方。但是一進了大門，便又看見所謂文明地方的草地，文明地方的花牀，都料理得非常整潔。草地過去，便是一座四平八穩的房子，牆壁上都做着灰泥細工，和十九世紀中葉般實商人所造的大廈一般無二。

我走進裏面一看那布置，以及全部的精神，也覺都是屬於十九世紀中葉的。大廳裏陳列着一些大英皇族的雕像，係由宮廷名畫摹雕而成，雕的女皇維多利亞還是個青年女子，未來的英皇愛德華還是個抱在懷裏的嬰孩，未來的德國皇

后也不過是個小女孩子，穿着一件白色的寬衫，一條長長的褲子。

一個老人將我們引進了一間餐室，裏面塞滿了笨重的烏木傢具，窗上都掛着絲紗天鵝絨的長帘，用絲縷子纏繫着，一部分遮了那酷熱的亞細亞陽光。

這所房子是在小亞細亞的中心，它的精神却屬於一八五〇年時的英國，而且從那時候以來絲毫不曾變動的。

杜吉祿竟將這樣的排場當做一樁大笑話；他看見那些繡花的椅套，那些從椅背絲絨罩上垂下的花邊，便禁不住嘩然大笑起來。

「你想得到在士麥納地方會看見這種東西嗎？」他說。「我那姑媽真是一個老怪物，從女王依利薩伯時代以來再也找不到第二個的。」

這話有沒有被他的姑母聽見，我不知道，可是正在他說這話的當兒，他的姑母跨進房來了，她便拿她那狡黠的眼睛對她這魯莽的姪兒很有趣似的瞟了一



跟。杜吉祿意圖掩飾，急忙做起了了一個笑臉，跟她打起招呼來：

「早安，姑媽！您今天有沒有跟麥司塔發出去散散心呢？」

麥司塔發就是那口白駱駝，史女士每天早晨都要經心經意的親自餵東西給他，下午則騎着他出去兜幾個圈子，爲的是讓駱駝和她自己都好好散散心。

「我對你說，」她很嚴厲的答道。「你要是在我家裏做客人，你對於我的生活習慣必須放得尊重些，要有點禮貌。我是很歡迎你的，親愛的姪兒，可是請你記得老年人原有他的特性，也該有他的特權。」

我們住在這本難壩山村裏，覺得那一所獨一無二的英國式住宅便是沙漠裏的一片綠洲，而我們在這綠洲上的生活，却也不無一些喜劇。那杜吉祿本來就很滑稽，興致又一向很高，所以常要禁不住跟他的姑媽開開小玩笑，至於心地裏，他實在是非常愛她，也欽佩她的。每天早晚，那史女士照例要肅穆莊嚴地做一回

辭告，參加的除何麗小姐外，還有那老用人和兩個英國的女僕，至於那些土耳其的僕人和馬夫們，是得豁免的。我們到那裏去後，當然也早晚都得參加，可是那杜吉祿偏要趁這時候來跟我擠眉弄眼，或是拿手指遮着面孔，對我做些滑稽的鬼臉。

而且我在這一星期小住的時間，竟還看見這古怪家庭裏面演着一些浪漫劇。原來杜吉祿一見了何麗小姐，早已是神魂顛倒，如今日夜得親芳澤，自然要用盡了脚尖之力去向她追求的。何麗小姐呢，雖然胆怯得像一頭小鹿，同時又驕傲得像撒但的女兒，却經不得吉祿那麼的慫恿巴結，便也對他未免有情了。這女孩子身上，是分明看得出土耳其人的血統和特質來的；她那一舉一動，她那溫柔的體段，她那隱在長睫毛底下的微笑，乃至她那悲喜無常的性情，處處都明白顯出她是一個東方的女子。

吉祿能夠使她笑，也能夠使她怒；有時兩個人在草地上打網球，她忽的要丟開了他，獨個人逃進屋子去。又有一次，據吉祿自己告訴我，他看見她在屋背後一株柏樹底下哭，因為她當是他嘲笑了她了。

不過我在那裏小住的一個星期，所以至今還不能忘記，却並不是因為這樣的喜劇和浪漫劇，乃是因為我在那裏的時候，正有一個消息傳了來，隨即跟來了一場悲劇的現實。原來這消息便是給與希臘人和整個歐洲的一個警告，它的意義便是一場屠殺的威脅，便是土耳其的刺刀要對基督教徒渴血的恐怖。

那送消息的人本是抱着好意而來的，那天他到史彌詩女士家裏，已經是黃昏時分。他是一個土耳其的青年，騎着一匹小阿拉伯馬而來的。那時我同吉祿剛剛都在大廳裏，外面的門是開着的。我看見那人從山路上騎着馬氣吁吁的跑來，一到史女士門口便跳下馬，逕自跑進了大廳。他見我們在那裏，舉手在他那土耳

其帽子上碰了碰，用着一口極好的英語，問我們史彌詩女士可在家。

杜吉祿搶先回了他的話，我聽他語氣之間彷彿含着一點兒敵意。

「讓我去看看，要是你肯等的話，我拿什麼名字給你通報呢？」

那人遲疑了一下，拿他的鋒利眼睛將吉祿打量一番，這才微笑道：

「就說一個老遊伴的兒子有一樁極其機密的事情急乎要和她見面。」

「你不肯說出名字來嗎？」吉祿冷然道。

「最好是不說，」那土耳其青年很客氣的答道。

「那末我就不提阿麥美其隊長的名字了，」吉祿說時，聲音裏面分明含有一點戲謔的意思。

那土耳其青年彷彿是嚇了一跳，不期然的將手放在腰間掛着手槍袋的皮帶上，但一會兒又很平靜的說：

「不知是在什麼地方和你先生見過面的？」

「在君士坦丁堡曾有一次得識尊顏，吉祿說：「那時你是關在英國教會裏的一個囚犯，爲對蘇丹謀叛被逮捕的。」

「確有此事，」那青年嚴肅地說。「不過後來我幸而得釋放了。這裏的史彌詩女士我是當做第二個母親看待的，你先生既是史女士的朋友，我可以信任你在士麥納把我的名字和過去的歷史嚴守秘密罷？」

「那是一定的，」吉祿不經意地說。

「要不然的話，我也許第二次再做囚犯的，而且怕再沒有英國人那麼寬待我了。我到這裏來，是抱着好意來給史彌詩女士送消息的，因爲我們土耳其人家都對她非常尊敬。」

「她就是我的姑母，」吉祿說。

「你的姑母！那末我自然什麼都不用怕了！」

吉祿這樣敘明了親屬，使得那青年心裏放下了一塊石頭。他於是重新對他行了禮，將手指尖兒先在前額帽沿上碰了碰，這才又在胸口上碰了碰，這就是土耳其人對人表示信任的禮式。

「這兒來，」吉祿說着，將那青年向史彌詩女士自命爲書房的一間房子領了去。

走不到幾步，便見那老女士已先開了書房門，站在那裏向大廳上張望着。阿麥美其一見了她，便輕輕發了一聲歡呼，急忙跨上幾大步，對她深深鞠了一個躬，隨又抓住她的手，拿到嘴上狠命的親着。那老太婆竟也回了他的禮，將那青年的兩邊面頰都親過，這是使我覺得驚異的。

「我的親愛的孩子，」她真同母親對親生兒子一般的說。「自從上次見了

你，不想你已經長得這麼大了！可是我的天，那也有十年了呢！

那土耳其青年笑了笑，便跟史彌詩女士走進她的書房裏，隨手將門關上了。直至兩個鐘頭之後，才見那門重新開出來。在這期間，我和杜吉祿是在隔壁一間房裏，隱約可以聽見他們的聲音的——大部分是那青年的聲音，似乎是在滔滔不絕的敘述一樁什麼事，中間只被史女士的幾句問話偶爾打斷過一下。

關於這個土耳其青年的來歷和此來的目的，杜吉祿供給我一些線索。

「這人就是老阿麥美其的兒子，」他說。「老阿麥美其曾經做過阿卜都哈密\*的外交部長，他小的時候是我姑母的一個遊伴，也常到這裏來的，據說後來還成了她的愛人呢。說起來真是奇怪，我那姑母到了衰暮的年齡，竟會在一個土耳其人的心坎裏激起了熱愛！這孩子當初在君士坦丁堡參加種種秘密運動，是

\*阿卜都哈密 (Abdul Hamid) 一八七六年爲土耳其蘇丹，一九〇九年去位。

個十分激烈的分子，後來因事機不密，才被英國的駐軍驅逐出來。當然，他只有溜到安哥拉去了，現在他是在凱末爾將軍部下當一個騎兵隊長。」

「他到士麥納來有什麼事呢？」我問道。

「包你沒有好事的，」杜吉祿答道。「可是他居然敢來，總算是有些胆量。要是給希臘人逮着了，他是一定沒命的。」

史彌詩女士的書房門重新開出來之後，便聽見他們的聲音從大廳裏面響出來。他們除了少數幾句話之外，一逕都說着土耳其語，最後我才聽見史女士用英語和他告別。

「再見罷，親愛的姑娘，」那青年答道。隨後是一段時間的靜默。大概他又在親那老太婆的手了。這才又聽見她說起話來，聲音之間顯然含着一種慘痛的情緒：



「阿麥，你要記得你的父親是個俠義人。將來勝利如果是在你們這方面，那得到勝利的一刻，務必要看你父親的分上，放得慈悲一些。女人孩子都是無告的人兒，還有那些並無防衛的，誰要對他們沒有慈悲，上帝便要對他懷恨，——無論是我們的上帝，或是你們的上帝，都是一樣的。在這裏小亞細亞地方，血已流得太多了，苦也吃得夠了，那些被殺孩子的呼聲，是要傳到你們所信仰的阿拉\*耳朵裏去的。」

當時她對那青年說的就是這一類的話，不過我這裏並不是照字面一一記下來的。

那青年也是同樣悲慨的回答她道：

「我們的凱末爾將軍是一位人格高尚的領袖呢，親愛的姑娘。只要是人情

\*阿拉 (Allah)，回教徒的上帝。

上講得過去，他總會約束他的部下。可是約束起來却也不容易罷！因為他們希臘人既將我們土耳其人這樣的擄掠屠殺，我們土耳其人的刀是不免要渴望着報復的。我所擔憂的就是這一點。」

數分鐘之後，便聽見馬蹄之聲打圍裏的車道上向大門口得得而去。那阿麥美其進入了暮色裏面，便向昏暗的道途漸漸遠去了。

那天晚上吃晚飯的時候，史彌詩女士的神氣彷彿比平時老了许多，面色也很是暗澹。她對她的客人一句話都沒有說，及至快終席的時候，才見她面上有點光彩起來。我想那是爲了何麗小姐的緣故，因爲何麗小姐見她如此，便不住的拿眼睛暗暗瞟着她，露出十分惶慮的樣子。飯後，史女士跟大家講了幾個幼年的小軼事，以及從前在山中打獵的故事，這才又談到了她在士麥納創辦的那些學校裏的兒童——其中有希臘人也有土耳其人，她是絕無一點種族或信仰的成見，

對他們一律都愛的。

後來，何麗小姐先去睡覺了，那老女士便叫吉祿和我到她書房裏去坐。

我到現在還明明白白的記着她，當時她坐在一把高背椅子上，看樣子是非常的纖小而脆弱，可是她那一幅澈朗清明的面目，却顯出了一種強力的氣魄。

「親愛的，」她開口說道，「你知道今天有我一個老朋友的兒子到這裏來看我的。他告訴我，吉祿，說你知道他的名字和來歷，因而信任你和我的人格，請求我們除在這所房子裏以外，千萬不要提起他。」

吉祿答道：「你放心罷，姑母！」她聽到了這話，又知道她姪兒平日在這等事上是很靠得住的，因而也就覺得滿意了。

「他是來送消息的，」史彌詩女士接着說，說時她面上帶着一種苦痛的表情稍稍扭頓了一下。

「是什麼消息？」吉祿問道；他這時的神氣也嚴肅起來了。

「這消息當然十分秘密的，不過爲了和平起見，他允許我可以利用這個消息替我自己準備準備。他說凱末爾將軍所帶的土耳其軍隊已預備要反攻希臘人，還說他們一定是勝利的。」

吉祿低聲吹了一個哨子，從椅子上坐直起來。

「他們覺得他們如果勝利了，這一帶地方難免要有一場流血和屠殺，他們正在設法避免這樁事。」史彌詩女士說到這裏，面上又起了一個瘰癧。「現在就只有一個方法可以避免這種恐怖。」

說着她對我看了一眼，彷彿以爲我可以猜到那方法似的。可是我却問道：「是怎樣的方法呢？」

「就是趕快叫希臘的軍隊從士麥納和色雷斯退了回去。」

於是我也從椅子上坐挺起來，深深吸進了一口氣。

「這事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我說。「這裏面牽涉到的利益太多了，而人家的熱情也是壓伏不住的。」

不料我這一句評論竟使他大大的惱怒起來。她拿兩隻手拚命拍着椅子兩邊的靠手，同時將一雙着了火也似的眼瞪在我臉上。

「是的是的，不錯不錯，牽涉到的利益太多了！而且要牽涉到各國的許多流氓，許多政客，因為他們原是在這裏毀滅世界，在這裏虐殺無辜呀！就說這士麥納地方，希臘軍隊要靠他們自己的力量，是始終佔領不了的，那末英國政府爲什麼要援助他們呢？將來希臘軍隊被逐出這裏之後，英國軍隊會到這裏來保衛這些不幸的居民嗎？你且說說看！」

「我怕是不會來的罷，」我說。「我們的人民是擁護和平的，對於戰爭是厭

倦的了。」

「既然如此，又爲什麼要採取一種足以引起戰爭的政策呢？」那老女士又問道。「這完全是瘋狂呀！你要把小亞細亞交給希臘人去分配，那回教世界裏是人人都有死也不肯甘休的。我是在他們裏面過了一輩子的了。他們跟我一向都是好朋友。我現在雖是一個老太婆，要去跟他們講起和來，一定比那些政客們勉強牽綴起來的什麼和平條約要強得多。那些政客們那裏是真要和平，不過是爲自己要擴張政權，並且爲勝利所陶醉罷了。」

「法國人也同英國人一樣，」我說；「親士的也同親希的一樣；意大利人又同法國人一樣。」

她又在那椅子靠手上大拍起來。

「不要對我講這樣的傻話罷，」她怒氣沖沖的說。「法國意大利和英國都

各爲自己的私利在這裏做買賣，對於那幾百萬願過太平日子的平民是絲毫不顧他們的利益的。現在他們已像賊骨頭分贓不勻一般，互相爭鬧起來了。法國對凱末爾供給軍火，並不是爲愛土耳其人，不過是對英國報復罷了。英國之懲思希臘人實行帝國主義，也並不是爲愛希臘人，不過是爲自己的利益，或簡直由於愚蠢。總之，於自己有利時便彼此相幫，一旦形勢轉變了，便立刻可以反目，竟不惜把當初的朋友拿出去賣給當初的敵人。所謂國際政治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而推究起根本原因來，無非由於少數熱心政權的官僚政客們在那裏作祟。他們把自己的政權看得比性命還要寶貴，一旦這政權受到了威脅，便可以造出種種好聽的名目來騙民衆拚着血肉去替他們擁護。所以我相信，熱心政權的人們一天存在，世界就一天不能有持久的和平。」

「你這話未免苛刻了，」我說。「就拿我們英國而論，說我們英國的政客們

有些愚蠢，我是可以同意的，却總還不至於壞到這步田地罷。」

她對於我這幾句話佯爲不聽見，只管繼續她那憤激的獨白。

「人家都說我是親土的，」她悻悻然的說。「這裏士麥納的英國教會，竟稱我爲一個土耳其的老婦人，並且疑心我跟安哥拉暗通消息，因爲當初凱末爾將軍是在這所房子學過英語的。其實我之親土，並沒有過於親希。而正惟因我愛小亞細亞的希臘人——不是我還辦起學校來教希臘的孩子嗎？——所以我很願意救他們，免得他們再遭屠殺。可是現在已經太遲了。」

「爲什麼太遲了呢？」吉祿問道。

「我不是已經告訴你了嗎？」她答道。「幾個禮拜之後，凱末爾將軍就要帶他的軍隊反攻到這裏來了。他確能算得一位大將，比希臘軍總司令部裏那位牒無知的肥胖老頭子不知要强幾倍呢！」



「希臘人可以跟他們狠幹一下的呀，」吉祿道。「我想土耳其是個古舊的腐敗國家，總是吃不消希臘的。」

「不要說傻話罷，孩子！」史女士說。

「哦哦，對不起，姑媽！」吉祿還是那麼嬉皮笑臉的，說着對我眨了眨眼睛。

這時那老女士似乎落入了一種沈思，她拿一隻鷄皮皺的手摸索着衣服上的幾顆珠子，默不做聲的坐在那裏許久。

「有一個人會聽我的話，也許還來得及行動的，」她終於自言自語的說道。「他原也是個蠢人，可還不至於像人家形容得他那麼蠢罷。」

「是誰呢？」吉祿問道。

「君士坦丁。」\*

\* 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七年間的希臘國王。

「哦，那個討人厭的蠢東西嗎？」

老太婆點了點頭，說道：「他胆量是有的，而且他不做事便能，做事一下了決心，便會得非常執拗。他也許會聽我的話，及早避免了這場浩劫罷。」

說着她就從坐椅上站了起來，彷彿心亂如麻的在房間裏一來一往的急步走着。吉祿口裏吸着一支煙捲，莫名其妙地看着她。

一會兒，她就停住了步，重新說起話來。

「是的，這是我的責任。我要到雅典去見那國王。我要把我所知道的對他明說。也許我就做了一個替上帝仁慈傳消息的人。」

吉祿一聽這話，馬上扔掉手裏的煙捲，一虎坐了起來，說道：「親愛的姑媽，你還是再想一想罷！你這麼大的年紀，怎麼好去辛辛苦苦跑遠路？而且我包你白跑一趟，一點結果都不會有的。我勸你不如打穩了主意坐在這裏。即使土耳其人反

攻到這裏來，他們也不會難爲你的。」

「可是他們要難爲我的那些小東西呀，」那老女士說。「在和平的時候，土耳其人原也是好人。可是到了戰爭的時候，他們無論對於男女老幼都是毫不客情的。」

自從那老女士打定了主意，要親自跑到雅典去勸告希臘國王設法避免快要臨頭的危險和失敗，便無論什麼方法都不能使她打消了。

我當時居於客人的地位，自然不便怎樣竭力的勸她，至於杜吉祿給她的勸告，她是當做孩子的說話一般，一理也不理它的。

我看看杜吉祿的處境確實爲難，又見那老女士的勇氣真可欽佩，這才自告一個奮勇，說我也正要回到英國，可以伴送她到雅典去，路上也好幫她提提皮包之類。

他對於我這自薦，很樂意的接受了。臨別的時候，那何麗小姐依依難捨，現出無限傷情的樣子，將她緊緊摟抱了一回。史女士安慰她說：「我不到一個禮拜就要回來，親愛的。你在我這老家裏，有許多忠心的僕人服待你，儘管可以放心。」

那何麗小姐竟至哭得淚人兒一般，不過照我猜想起來，她的一部分眼淚是爲杜吉祿而流的，因爲那時杜吉祿假期將滿，也要同我們一道回到他船上去了。隨後我見他們兩個躲到園子裏去分別了一回。又據吉祿後來告訴我，當時何麗小姐曾經讓他親過一個嘴，他就竭力安慰她一番，說他不久就要回去的。

這時門口已經停着一部雙馬車，所有她家的男女僕人，土耳其的和英國的，一齊都圍遶在車旁，等着給我們送行。那頭白色的老駱駝也吊在一旁，在那裏打着噴嚏，踩着脚，彷彿因她女主人這回出門獨不帶他走，頗有些兒憤怒似的。

「你在家裏要學乖些兒！」史女士對着那一逕駝她的醜獸也吩咐了一句。

我和吉祿上了車，仍從車窗裏伸出半個身子來，向麗小姐擺擺手。她站在那裏，暗暗掉眼淚，及見吉祿手裏拿着一頂海軍帽，那麼發瘋似的揮舞着，便又禁不住嘖嘖的笑了出來。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史彌詩女士，那所雕牆的房子，以及那平滑的草地和豔麗的花牀——最後一次看見這小亞細亞的綠洲。從此以後，就再沒有人能夠看見它了，因為如今那所房子已經變成了一堆焦炭，那個庇林已被土耳其的騎隊蹂成一片爛泥了。

我們從士麥納街上經過的時候，我見居民們對於那老女士竟有那麼的尊敬而親暱，不由得詫異起來。沿街的土耳其婦女們遠遠見她來了，都跑出門口來，對她舉着手，以示敬意。土耳其的孩子們見她在車裏，便都跟着她的車子一路跑，一路喊着「史彌姑媽！史彌姑媽！」後來到了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的住宅區，情形也還是一樣。史女士所辦的那些學校都在那一帶，那些小學生們聽見她來了，

都跑出了校門，對她大聲歡呼着。一個小女孩子從校園裏擷了一手把的花，向史女士的馬車裏拋了進去。史女士見這情景，回過頭來向着我，將一隻手放在我的手上。

「你看這些小東西，我就是拚了這條老性命也要救他們的，」她說。「我此番去，也許上帝會得保佑我，使我達到目的。」

我記得那一次從士麥納到雅典，船上是十六個鐘頭的海程。那船上擁擠不堪，大都是希臘的軍官和兵士，此外有一團意大利兵士和一些以色列人。我費了大勁，才得替史彌詩女士弄到一間房艙，又在統艙裏替我自己也找到一個鋪位。我的上面下面都是希臘的軍官，後來風浪起來了，船盪得不成樣子，他們就都大嘔大哼着暈起船來。

到了雅典之後，那老女士和我都住到百利壇大飯店裏去。那是一個很美麗

的旅館，離開希臘的王宮也不遠。

史女士在船上過了一夜，據她自己說是一點沒有睡覺過，但早晨到了雅典，她精神還是很好的，就再也不想睡了。當即她叫了一部汽車，要我陪伴她到希臘王宮去。我還記得那時正是赤日當空，那汽車是沒篷的，所以她坐在裏面一手撐着一柄黑陽傘。一路上她一言不發，莊重得像王后一般。

到了宮門口，她叫我下了汽車在那裏等她，並且說道：「親愛的，倘使你不是一個新聞記者，我就要你在這裏替我祈禱了。我此一番進宮去的使命，是跟好幾千可憐的平民以及許多無辜小孩子的性命有關的。成敗雖沒有把握，至少總還有一個出現神蹟的機會罷。」

是的，決不會多過一個神蹟的機會，我心裏想；而無如神蹟這樁東西，近來是不常看見的呢。

可是當我跳下汽車的時候，我也會對她說了幾句類似祈禱的話兒，就算是給她一個鼓勵。及等她的汽車開進宮門去後，我就在那一部分開放的御花園裏散了一回步，這才又到一個露天咖啡館的坐位上去坐着。那露天咖啡館對面就是亥麥塔斯山，\*相傳從前那譬詩人荷馬常常躺在山上聽蜂鳴的。一面就是雅典古廟基的殘址，那巴齊農廟的琥珀色柱子正映照着火熱的陽光，雅典娜廟的圓穹則高聳入一碧無雲的天際。

隨即看見一羣希臘小學生，口裏唱着歌，向那白色的運動場走去。這運動場在三千年前，已有他們的同種孩童在那裏擲鐵餅。而今他們到那裏去，也還是去擲鐵餅的。他們上身穿着白背心，下身穿着白短褲，頸梗，臂膀，和腿部，都被太陽灼成了紅銅色，那種青春之美，比之那些用大理石雕成的古代青年運動家之像，也

\*亥麥塔斯山 (Mt. Hymettus)，在雅典附近，高三千餘呎，產蜜。



頗可以當之無愧的。

我坐在那裏眼看着這番景象，心裏不禁悵然起今昔之感，以為希臘史上的  
一切光榮，而今都已過去了，便是四周圍那些石像，也已被歷來觀賞者摩挲耗陷，  
獨有她那自古遺傳的哲學，我們却還不免常常拿它作參考。旋又想起了目前這  
番和平的氣象，怕不久就要變成了一場悲劇，以致他們的野心，他們的希望，他們  
的幻覺，霎時間都要被掃蕩無餘，於是又不禁爲之惻然。又想他們當日所以定要  
攻入小亞細亞，原是誤於一種希臘帝國的舊傳說。他們因在小亞細亞發現了古  
石，又發見了希臘種人的殘餘，便認爲是小亞細亞本屬希臘帝國版圖的鐵證，由  
是處心積慮，要從土耳其人手裏將它收服。他們一逕對君士坦丁堡睜着一副貪  
饞的眼睛，以爲當日他們建造東羅馬帝國，就是拿那地方作保衛基督教的大本  
營的。又因有一自古相傳的預言，說希臘王位傳到了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

就可以收服，於是這位希臘國王君士坦丁便自以為應着了預言，日夜的秣馬厲兵，以掃蕩土耳其人和光復小亞細亞為己任了。如今士麥納果然已落入他的版圖，而這位史彌詩女士却特地遠遠跑去給他送凶信，並勸他及早自動撤退，免得那一帶的無辜人民大遭屠殺。你想這不是人類史上一幕奇怪的插劇嗎？像史女士那樣的使命，豈不是荒謬絕倫之至的嗎？

正想到這裏，便見她的汽車已從宮門口出來了。她雙手併疊在膝蓋上，頭微微的歪着。

我等汽車快開到面前，便將手一揚，叫開車的煞住了，一虎跳上車去，在她旁邊坐下來。

「怎麼樣了？」我急忙問道。

她還是用她那種習慣的姿勢，將一隻手放在我的手上。

「我失敗了，」她簡單地說。「他們都嘲笑我，說我是個瘋老太婆呢。」  
隨即她告訴我，說她已跟他們言語之間起過衝突了。她會恫嚇那些嘲笑她的人，說馬上就要發生悲劇，他們都將因愚蠢而流血。她又告訴君士坦丁，說他的王冠抵不得那些嘲笑人的一頂便帽，又罵他是他自己的種族的謀殺者。後來是他們把她當作一個老瘋子，將她驅逐出來的。

「現在我只得回到士麥納去，」她說，「去等着那新月旗前面的紅光了。」  
我竭力勸她在雅典多登幾天去，可是她提起了她所最最鍾愛的何麗小姐，又提起了那些當她做保護人的兒童們。

「從前希臘人屠殺土耳其人，我曾經加以阻止，」她說。「這回我若哀求土耳其人不要屠殺希臘人，想來也總肯賣我老太婆一個面子。」

就在當天晚上，這老女士又坐船回到士麥納去了，而從此以後我就再不能

見她的面。

她回去後的三個禮拜上，凱末爾的軍隊就反攻到了士麥納，那一場士麥納的大劫，是全世界都聞名的。他們將那美麗的城市燒得片瓦不留。所有的基督敎徒都被他們驅逐到飢餓的烈焰裏去。他們拿刺刀亂殺婦孺，以致慘痛的呼聲壓倒了火焰的吼嘯，那些在兵船上隔岸觀火的各國海軍人員都明白可以聽到的。當時杜吉祿所在的那隻神龍船也還在那裏。他在船上眼看着那烈焰衝天，知道那火窟裏面有個老婦人就是他自己的姑母，又有個美麗的青年女子就是自己曾經一度迷戀過的人。

後來我從一個美國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聽到了史彌詩女士的最後消息。據說土耳其兵快到士麥納的時候，她帶了何麗小姐跑下山來，到她自己的一個學校裏，跟那些希臘兒童和教員們一同住着。當土耳其的第一騎兵隊從埠頭那

邊開來的時候，她曾經親自迎上前去，對那領隊的軍官說過一番話。那領隊的軍官便是阿麥美其，他見她來了，在馬鞍上對她深深鞠了一個躬，很客氣的跟她說着話。

但是開到士麥納來的土耳其軍隊，有正規軍也有非正規軍。正規軍的紀律雖好，那些非正規軍却便開始屠殺了。他們的上級軍官們也會嘗試要約束他們，而無如瘋狂一經開了頭，就無論如何約束不住了。

當時那烈焰起處，再也不會留下一寸一分的完土。當初我常去談天的那個馬中尉的幽雅庭園，自然也可憐一炬了。我回想起那馬夫人那麼惴惴不安的神情，那些孩子們那麼飛龍活跳得可愛，不禁爲之心酸久之。

至於那位史彌詩女士想來她最後棲身的那一所學校，一定就成了她葬身的火窟。而學校裏的一羣希臘的孩子，也一定跟她進入天國樂園了。不過他們到那裏之後，從此將享受永久的和平，人類的殘酷是再也不能闖進去的罷。

附

錄

## 孤島閒談之一

上次跟列位開始閒談，不覺倏忽已是二十日。閒談本來可以一點兒不受拘束，可是在下譯了幾回書，也已頗得了一些教訓。因在如今這種年頭，彷彿人人都有點神經過敏，都恨不得能夠扳到別人一點錯頭才痛快似的，所以往往要「夫人不言，言必出毛病」，而「閒談不中，亦足以起糾紛」，而況所謂是非黑白，早已沒有一部論理學可以作據，你若不願人云亦云的瞎胡調一陣，你就唯有真到孤島上去做居民，只看我們第二回書裏的「柏林一丐」，第三回書裏的以鳳姑娘，以及現在這回書裏的這位老女士，不都是被別人當做瘋子看待了嗎？

因此在下抱定了一個主意，譯書就只是譯書，決不敢妄參末議；不但書中人的說話於我無關，便是原著人的主見也與我無涉。我讓他們講他們的話，我不予

贊同，亦不加反對，同時也希望列位千萬不要誤認原著人或書中人的意見便是譯書人自己的意見。要是那麼的話，譯書的人是無論如何吃勿消的嗜！

又來談讀書了。我前次說過，書是一種機器，是要人用它來想的，但是如果讀書的人想得過於認真，也容易發生流弊。因為無論什麼人，都往往要拿此時此地的觀點和切己利己的立場去估計一切，即使讀的是小說，也要求那些人物的意見或至少那著作人的意見能和自己的恰相符合，因此雖是做小說的人，也不得不揣摩着此時此地此一些讀者的心理，以期迎合。至於譯書，這就不易辦了，因為剛剛合着此時此地此一些讀者心理的那種書，是不見得很多的。而且此一些讀者的要求和彼一些讀者的要求又未必完全一樣，所以做書的人就只有順從多數之一法。而要能慳足多數人的要求，當然那種疲軟溫和的東西是不行的，正如到大羣衆面前去演說，你非得要磨拳擦掌，慷慨激昂，一句句都是大有抑揚頓



挫的口號，方才能博得聽衆的掌聲如雷。做書的人由此學到了一個訣巧，就在他所做的書裏放進一點刺激，猶之郎中開藥方要用三片生薑做藥引一般。這個訣巧，譯書的人未必學不會，可是在下譯到史老女士對本書原著者說的那幾句話時——「你們做文章的人如果也負着一點使命的話，就不應該單只出賣刺激」——在下是不由得毛骨悚然了。

可是我對於這位老姑娘也有不滿意她的地方，因為她對於土耳其人和希臘人全然不分彼此，並不袒護那一邊 (Taking side)，這是有些不合現代做人的方式的。對於這一點，想來列位和在下也有同感罷。我們人類有一種特別的天性，就是我們凡是看見有兩個方面做着敵對的行爲時，即使是事不干己我們在情感上也總要去幫着一邊。就如讀小說，我們讀岳傳時總都幫着岳飛恨秦檜，讀水滸傳時總都幫着梁山泊的英雄恨那在朝的奸臣，讀三國演義時總都幫着劉

備恨曹操。又如讀新聞紙上的時事，如讀到了意阿戰爭或西班牙戰爭，我們的同情總都給與阿比西尼亞或西班牙的政府軍方面，決不會給侵略國或叛軍方面助桀爲虐的。這一種感情就叫「正義感」，彷彿是人類生下地來就具備，不待教育而後有的。因此，我們看到一個人對於什麼事情都無分彼此，便要覺得那個人有些麻木；看到一本書不能使我們發生幫着那一邊的感情，便要覺得那本書沒有意義。所以像史彌詩女士那樣一個人物，特別在目前我們這些身受過強烈刺激的人看起來，是要覺得有些難以索解的，猶之現在美國的那種「孤立派」叫人覺得很討厭一般。

但是這個史彌詩女士原不過是做書人創造出來的一個人物，我們且看做書人自己對她處什麼態度罷。做書人在這篇小說的序文裏有過這麼一段話：

「我從君士坦丁堡到了士麥納，便感覺到當時那個城市的處境確是這樣，

並且發生了一種恐怖的預感，因而就寫了這篇。那個希臘的中尉和他的夫人，都是確有其人的，而且我確是到過他們家裏，確是聽見過他夫人和孩子們的唱歌。至於史彌爾女士，那是我假造出來的，她的藍本就是我在那位中尉家裏碰到的一位英國老太太。這一點我所以要特別聲明，是因我這篇小說在一個美國雜誌上發表之後，我的讀者竟都相這她實有其人，大家担心着她的命運，紛紛寫信來問我，弄得我不勝其麻煩了。又當這篇小說在美國發表的時候，美國正有一個委員會在那裏研究關於收容希臘難民的問題，因而被我這篇小說引起了許多爭訟。當時一般反對收容的人士，就利用我這篇小說做理由，認爲我這小說是反希臘的。那是因爲我在這裏確實有一段寫到希臘人的殘暴，但這雖然事實，我却並無絲毫反希臘的用意。而那些贊成收容希臘難民的呢，便又認這小說是反土耳其的了。倘要我表示一下我的本意，那我可以說，我的同情是全然在那不幸的

希臘人方面的，因為他們的苦楚確實是難以筆墨形容，而且經過士麥納那一次大恐怖之後，他們直到現在都還靠着別國人的賙濟呢。」

從此可見作者在他這篇小說裏，也並不是無分彼此並不是無所褻祖的。但是如果這希土戰爭是發生在現在，而消息由新聞紙上傳到我們這邊來，那末我們對於它的反應一定要跟作者的兩樣。因為這次的戰爭，希臘方面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你就看那君士坦丁所根據的理由罷）土耳其方面是民族自衛的鬥爭，而且土耳其人和我們同屬東方的民族，處境又很相像，所以如果要我們幫那一邊的話，那是一定幫土耳其這邊的。即使土耳其人攻進士麥納的時候，真是像這篇小說寫的這麼殘酷，我們也還是可以拿「以牙還牙」的理由去原恕他們的罷。

現在取這「以牙還牙」四字做篇名，也就是譯者根據着我們對這篇小說

所必定要有的這種看法將它換上去的。這四個字的出典是在基督敎聖經舊約申命記的第十九章第二十一節，全文是：

「你眼不可顧惜，要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

怎麼叫做「你眼不可顧惜」呢？請看上文第十一節：

「若有人恨他的憐舍，埋伏着，起來擊殺他，以致於死，便逃到這些城的一座。本城的長老就要打發人去，從那裏帶出他來，交在報血仇的手中將他治死。你眼不可顧惜他，都要從以色列中除掉無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

這申命記就是一部申述摩西法律的書，而摩西法律是由耶和華上帝的吩咐而製定的。請再看民數記第三十五章第十六節：

「倘若人用鐵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殺人的；故殺人必被治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頭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殺人的；故殺人的必被治死。若用可以打死

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殺人的；故殺人的必被治死。報血仇的必親自殺那故殺人的，一遇見就殺他。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致於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致於死，那打人的必被治死。他是故殺人的，報血仇的一遇見就殺他。」

那末，倘若本無仇恨，却只爲要滿足無厭的貪慾，而竟用大砲轟人，炸彈拋人，以致於死，當然更不用說，是故殺人的了，而報血仇的又怎能不一遇見就殺他呢？

至於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請看民數記第三十一章：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要在米甸人身上報以色列人的仇，後來要到你列祖那裏。』摩西吩咐百姓說：『要從你們中間叫人帶兵器出去攻擊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爲耶和華報仇。』……於是從以色列千萬人中，每支派交出一千人，共一萬二千人……與米甸人打仗，殺了所有的男丁……以色列人擄了米甸人

的婦女孩子，並將他們的牲畜、羊羣，和所有的財物都奪了來，當作擄物，又用火焚燒他們的城邑，和所有營寨。」

照此看來，那凱末爾軍隊攻進士麥納時的行爲，即使揆之於基督教、聖經所載的法律，也似乎並不違背，決不能因其是東方回教的民族而稍存偏見的。

至於本篇的作者，分明是站在純粹人道主義的立場，他所創造的那個史彌詩女士，也分明是個純粹人道主義的化身。但在人與人間正在進行「以牙還牙」的當口，純粹的人道主義是不能不碰壁的，這種事實，作者無論如何抹殺不了，而他也並不企圖抹殺。所以他這篇小說做了這麼一個結束，總算還能忠實於現實。

因想起莎士比亞第十二夜裏的一句名句來：「如此，星迴斗轉，終於到了這一天，雪恨伸冤。」又記起了美國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草葉集裏的一首散文詩，覺得和我這時的情緒恰相契合，不免將它全首譯出來：——

打罷！打罷！  
打罷！打罷！  
打罷！打罷！

打罷！打罷！鼓！——吹罷！吹罷！號！

通過窗——過通門——像一股無情的力量衝進去罷，

衝進了莊嚴的禮拜堂，衝散那集會的羣衆，

衝進了學校裏去，衝散那在讀書的小學生；

就是那安靜的新郎房裏也要衝進去——他現在不能擁着新娘作樂了；

就是那和平的農民也不得和平，他現在不能安靜的耕田割稻了，

你的鼓是這麼猛烈的搥着搥着——你的號是這麼銳利的吹着響着。



打罷！打罷鼓！——吹罷！吹罷號！

吹打在那往來僕僕的城市上——吹打在那車聲轆轤的街衢上；  
牀是預備人家裏晚上睡覺的嗎？這些牀上不得有人睡覺了；

日間做買賣的也不得做買賣了——管他是經紀人是投機者，他還能  
繼續下去嗎？

閒談的還要閒談嗎？歌唱的還想歌唱嗎？

做律師的還要站在法庭上陳述他的案子嗎？

那末將你的鼓搥得再急些罷，搥得再重些罷——將你的號吹得再野  
些罷！

打罷！打罷鼓！——吹罷！吹罷號！

不要開什麼談判——不要聽什麼勸告，

不要管那胆怯的——不要管那哭泣的或祈禱的，

不要管那向青年哀求的老邁人，

不要讓孩子的聲音進你耳朵裏，不要讓母親的哀告來軟化了你，

便是那在停屍架上等着棺殮的屍身，也不恤將它翻滾，

啊，可怕的鼓，你槌得竟是這般雄壯——你的號竟吹得這般響亮。

我覺得一個民族對一個民族真個「以牙還牙」起來的時候，羣衆的情緒確要像這詩裏所表現。而且這詩的音節也很像是擂急鼓一般，只可惜我譯了出來之後，已經十中不能留一。

最後我還要介紹一首詩，是英國詩人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

1819-1861) 所作。說也奇怪，這詩離開現在已近一百年，却彷彿特地爲我們此時此地的情景而作，特地作來安慰我們的一般。原詩是有韻的，所以譯文也只得押韻——

莫說這奮鬥全然無效

莫說這奮鬥全然無效，

莫說這勞苦和犧牲盡是徒然，

莫說敵人終不會失敗而暈眩，

莫說事情就永遠只是這般。

若說希望是欺騙，恐懼何嘗非誑言？

你看那邊的黑烟，若不被它障掩，

也許便可見，你的同伴們正趕得敵人飛跑而前，

且若不因你，也許就已佔領了那個地面。

這可譬那駭浪狂濤有些兒疲倦，

彷彿費盡辛勞也衝不進一寸地面，

却不知遠遠在後邊，有無數的小溪小澗，

默默無聲的貯力蓄勢，正要一下的沖決而前，

當黎明已經發現，

不但東窗裏要透進光線，

不但在前面，太陽要慢慢的升天，  
就是在西方，你看罷，豈不已光輝耀眼！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廿五月初版

孤島開書  
第四回  
以牙還牙一冊

零售每冊實價大洋二角五分

預定 兩個月一輯六回大洋一元  
半年三輯十八回大洋二元七角

原著者 英國 Philip Gibbs

翻譯者 郭定一

發行者 新開書社

上海環龍路三四二弄六號

電話七四八九一

本埠電話定書及零購專差遞送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87

0742 2/1

4,



\$0.25